人民解放军在黄土铺战斗中向敌人猛烈扫射

1949 年 10 月 12 日，405 团参加解放军 135 师在黄土铺召开的庆功大会。

2016 年春，《衡州丰碑》栏目采访组驱车来到祁东县黄土铺镇等地，穿行于 67 年前的旧日战场，通过寻访一处处即将消逝的战争痕迹，聆听一个个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战斗细节，试图还原当年衡宝战役中打得最惨烈、胜得最漂亮、赢得最关键的一仗——

黄土铺战斗成就 135 师“猛虎师”威名

■本报记者 刘思远 实习生 董雯静

1949 年 9 月 13 日至 10 月 16 日，“衡宝战役”——衡阳·宝庆一役号响震天。而真正发生在衡宝地区的较量，则集中在 10 月 2 日至 16 日。祁东县作为当时衡宝战役的决战战场，战争尤为惨烈。10 月初，人民解放军与白崇禧桂系部队在黄土铺、马杜桥、白地市等地相遇，衡宝战役打响。

“以前这里只是一块不足 1 米高的石碑”，在祁东县黄土铺镇张飞岭一处山坡上，原祁东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新民告诉记者，1949 年，解放战争期间，湖南境内发生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都快要看不到痕迹。只有这样一块纪念碑，矗立天地间，“衡宝”二字清晰可辨。

60 年后，再次站在黄土铺的韦统泰（注 1），白发苍苍，即使已 90 多岁高龄，亦清晰地记得在哪个小地方，发生过怎样的生死相搏。戎马一生的老将军，只有此处，最为深情。彼时他是解放军 135 师 405 团团长，在这一役中赢得“猛虎扑羊群”的锦旗。2009 年 8 月，与他一起来到黄土铺的济南军区铁军猛虎师的战士，依旧骄傲地佩戴虎头臂章（注 2）。

如同《士兵突击》中让每一位钢七连新兵热血沸腾的入伍仪式词，猛虎师的新兵们，反复提起的，是这个叫“黄土铺”的地名。

2016 年春，《衡州丰碑》栏目采访组驱车来到该镇，穿行于半个多世纪前的旧日战场。

“猛虎扑羊群”锦旗

背景资料

衡宝战役，与海南岛战役、西南战役并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后的三大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三个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的两个兵团与白崇禧集团在衡阳市、宝庆地区进行的一次运动战，双方投入兵力达百万之众，战役进行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地中共组织与游击武装的积极支持与密切配合下，发动了衡宝战役，歼灭了白崇禧集团的主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消灭了衡阳市境内的国民党反动武装和反动政权，解放了衡阳全境，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华南、西南地区起到关键作用。

衡宝战役关键词

[战役时间] 1949 年 9 月 13 日——10 月 16 日，34 天。

[主战场] 战役中，敌我部队在祁东境内的蒋家桥、步云桥、黄土铺、石亭子、官家嘴、砖塘、马杜桥、白地市、风石堰、洪桥、双桥、灵官、白鹤铺等 13 个乡镇，约 200 余个村，行军途径或驻扎过；在黄土铺、张飞岭、土地堂、鹿门前、桃子园、老屋塘、严家庙、松山岭、蜡冲山、玉峰山、茅草岭、七星岭、井冲山、秋塘坪、寿岭冲、炳汐冲、珍珠塘、廖家岭等地发生大小战斗 20 来次。

[结果] 此战，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白崇禧集团 47490 人，其中俘敌 38290 人，毙伤 7010 人，投诚 2190 人，解放了湘南、湘西大部地区。衡宝战役，我军虽一度受白崇禧以进为退的临时部署所迷惑，延误了追击时间，但由于第 135 师在敌纵深奋勇抗击，有效地迟滞了敌人的撤退行动，又由于我军发现敌人撤退时，当机立断，立即迅猛追击，因而最后仍然消灭了白崇禧的精锐部队近 4 个师，沉重地打击了白崇禧集团，为尔后进军广西全歼桂系主力，以及第二野战军经湘西进军西南创造了有利条件。

注 1：韦统泰，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在衡宝战役中时任 135 师 405 团团长。2013 年 6 月 27 日，韦统泰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 96 岁。

注 2：2009 年 8 月 20 日，济南军区猛虎师某部官兵和祁东县干群数千人在黄土铺镇隆重集会，纪念衡宝战役胜利 60 周年。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开国少将韦统泰出席纪念活动。

注 3：韦亚南，韦统泰之子，现任职解放军总装备部，大校军衔。

旧日战场：激战地密密麻麻分布在方圆几十公里内

纵使外地人对衡宝战役陌生，但进入祁东黄土铺等旧日战场，则几乎无人不晓。60 多岁的老人都是亲历者，学生则会在清明节去给烈士扫墓，即使对细节一无所知，至少也知道“打得很惨”。

开车穿行在黄土铺一带的崇山峻岭，沿途打听当年衡宝战役的战场旧址。有当地人环指群山，“到处都在打呀”。那些据说曾发生过激战的地名，密密麻麻地分布在方圆几十公里内。

山东人韦统泰那一年 31 岁，与 36 岁的师长“丁大胆”丁盛，以及一万多名兄弟，因为一个意外而与这片土地纠缠，开始了几十年的传奇。

1949 年 9 月，为解放湘南、湘西，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与白崇禧的桂系军队就要交锋。

桂军是一块公认的硬骨头。《第四野战军战史》中提到，“判断白部在湖南境内决不会与我们作战，只派部队监视，而不作任何攻歼他的部署与动作”，目的是逼他回广西，大迂回，大包围，再狠狠地打。9 月 13 日，解放军的西路军开始敲边鼓。10 月 4 日，中路军也开始往衡宝公路逼近。白崇禧即使做好了撤退准备，亦被迫调集 13 个师布于衡宝一线，摆出决战的架势。为了集结兵力，解放军“四野”下令中路军停止前进。

关掉了电台的解放军 135 师师长丁盛，不知此变，20 小时闷头南插了 160 公里。从水东江与宋家塘之间，越过衡宝线，插入到沙坪和灵官殿地带，一个师一头就扎到桂军重兵之中。

“丁大胆”此时没有慌。在大家都认为 135 师“被包了饺子”而扼腕叹息时，中央军委却抓住这粒不常规的棋子，盘活了战局。简而言之，白崇禧决定撤退，他派出“钢七军”的 2 个师和 48 军两个师做掩护，并让其吃掉送入狼口的 135 师。

这是一场犬牙交错的战斗。

前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当时正在中国访问，这场战斗发生不久后他就来到了黄土铺，并作了认真细致的采访。后来他在《战斗着的中国》一书中这样描述：“在进攻的第七天，该师（135 师）开始遇到激烈的战斗。第七天和第八天，整整两天，该师击退了兵力五倍于自己的敌人的进攻。下着大雨。人们从头到脚都湿透了，沿着小路前进，可是小路上不能走马，大炮直接就从水里、稻田里拉过去……”

在最关键的第九天，135 师在黄土铺附近发现了退却的国民党军队。该师 405 团随即发起了攻击，很快发现这些部队是国名党军队第七军的军部，以及护送他们的警卫部队。

“战斗只持续了几个小时，开始是在路上打，接着就打到村子里、窑地里、稻田中间、树林里、山坡上……135 师的人，在战斗之前八昼夜中只睡过一个通夜，一昼夜只吃了一餐饭，仗却打得令人难以相信的猛，近黄昏时，国民党第七军军部和他们的警卫部队就都完了蛋。这一天共缴获大炮和迫击炮 50 多门，机枪近 200 挺，还有大批炮弹、榴弹、弹药筒、辎重、骡马……”

参战将士：每一处都经过血肉横飞的反复争夺

通过西蒙诺夫的描述，可见 135 师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猛。而在参战人员的回忆中，战斗不仅激烈，也异常残酷。

在韦亚南（注 3）所著《衡宝战役黄土铺战斗》中这样写道：10 月 9 日，父亲（韦统泰）率 405 团，在黄土铺地区遭遇白崇禧赖以起家的主力“钢七军”军部；其时，已经连续作战数天的父亲并不知道当面正在行军、连绵十几里路的敌军是哪一支部队；来不及请示，父亲“打”的决心已定，向师部报告的同时果断部署 405 团全体兵力，不留预备队，攻其不备，突击行动；全团三个营，九个连，2000 余官兵，一字摆开，急速涉过小河，沿田埂迅跑，犹如钢刀，直刺敌群，犹如猛虎，扑向敌阵……

而据原成都军区司令员、时任 135 师 405 团二连连长李九龙回忆，“战斗打响后，每一道田埂，每一条水渠，每一片树林，每一座房屋，每一处都必须经过血肉横飞的反复争夺，甚至白刃相搏……”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李九龙所在的二连被分散成 18 处，各组为战，哪里有敌人，哪里有枪声，就冲向哪里……干部牺牲了，战士主动出来代理干部指挥。“战斗中，二排四班战士杨贵锋自动出来代理排长，指挥全排仅剩的 7 个同志连夺三个阵地，并活捉敌军 5 名军官和 20 多名士兵。”

到晚上 9 点多战斗结束时，李九龙数了数收拢的人员，“全连 150 人参战，最终只剩下 21 个满身血污的同志……”

黄土铺一仗，405 团全歼白崇禧“钢七军”军部 5 个直属营，毙伤敌 2000 余人，“打出了气势，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名声”。至此，白崇禧王牌军群龙无首，溃不成军。战后，405 团受到师、军、兵团和四野首长的充分肯定，45 军给 405 团集体记战功一次，授“猛虎扑羊群”锦旗一面，并颁发嘉奖令。战争年代，一个团集体荣立战功，全军也屈指可数。黄土铺战例成为我军百战经典战例之一。

“此战打出猛虎雄风的 135 师被誉为猛虎师，全师官兵佩戴虎头臂章，以彰显猛虎精神和气质。”韦亚南回忆称，“父亲住院期间，还一再提起衡宝战役黄土铺战斗。他说，此战是新中国成立时最大、最重要的战役之一，是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献上的一份厚礼。他还说，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事指挥员，身经百战，打了一辈子仗，能打出一个经典战例，亦属不易。”

在祁东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带领下，我们拜谒张飞岭上的衡宝战役烈士纪念碑。这是一处和缓的山坡，2005 年新修的纪念碑放在天地间，终是细小的。“以前只是一块不足一米高的石碑”，老墓碑嵌在新修的墓庐壁，“衡宝”二字清晰可辨。

“当时这里埋了多少人？”这个答案至今没人能说得清楚。当地人告诉记者，附近村民们盖房子、挖地，经常不小心就挖到骸骨，很多人会送到这儿来。

当地村民：军民关系融洽真正成为了“一家人”

在庙岭村 8 组，82 岁的周培东回忆道，开战时他家离战场直线距离不到 1 公里，“我们周围几家人都躲在邻居桂木匠家里，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黄昏时分，还能看到作战双方一排排炮弹，像火球一样划破天空，落在对方阵地上。”

彼时两军打得火热，当地的老百姓对双方的印象各不相同。

原省政府参事室参事、祁东县政协副主席周穆深从小住在黄土铺，据他回忆，1949 年 10 月 9 日下午两点钟左右，突然从黄土铺正北方窜来一支国民党军队，自称“钢军”，系白崇禧第七军军部和直属部队，约 3000 余人。他还亲眼见过桂系官兵冲到百姓家“翻箱倒柜，抢去两担大米、一只母鸡和一些吃的东西……”

解放军“四野”在这方面显然非常得民心。据家住马杜桥乡老屋塘村的肖传柳老人回忆，1949 年 10 月，一队解放军住到他家。屋里住不下，他们就住在门外的田野里。“他们住下来以后，就找老百姓谈心，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讲解放军的纪律，谈革命道理。借粮给粮票，用柴草给柴草票，买蔬菜如数给钱，借用具还要发一个牌牌作抵押。阵亡战士的棺木，也无不一一付给价款……”因此，军民关系非常融洽，老百姓和他们无话不谈，真正成为了“一家人”。

得民心者得天下。在这次战役中，黄土铺镇人民不仅与解放军成为“一家人”，当地游击队和村民还冒着枪林弹雨踊跃支前。

据原湘游一纵队二支队警卫大队大队长刘规舜回忆，当地游击队不仅选派了熟悉地形、精明强干的战士协助解放军作战，为了解决解放军吃饭的问题，半天之内在附近收集了 103 架碓子（捣米器具），并打开了福公祠仓和附近大地主仓里的谷，选派一些身强力壮的男女队员，碓的碓，筛的筛，轮班替换昼夜不息（当时没有碾米机）。

除了这些，当地还有不少村民在游击队的组织下，充当担架队到前线抢救伤员。为了打下松山岭，刘规舜与游击队员李惠邦自告奋勇，给解放军作向导，各自带着一支队伍绕道抄到敌军后路，攻克了最后一个山头的制高点……

67 年过去了，战争的痕迹被逐渐抹去。在双合村桃子园，我们寻觅到当初被端掉的桂军“钢七军”军部所在地，如今一片树林中的空地，粗大的树干如同天然围墙，依旧荫蔽。

362 团 3 营在大榕山区抓获敌军中将副司令员兼第 7 军军长李本一

衡宝战役中我军向敌冲击

解放军 30 团在五峰山抓获敌第 7 军少将副军长凌云上